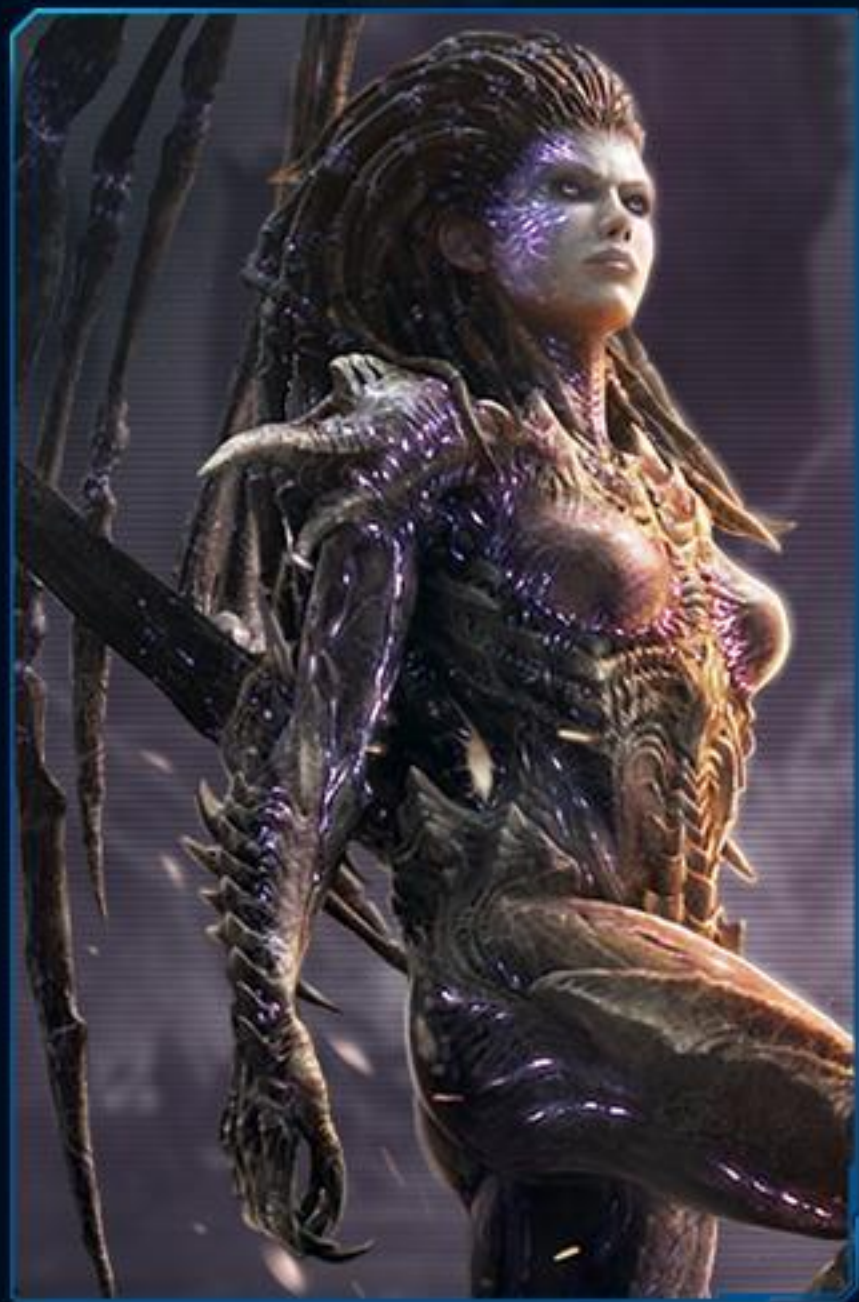


STAR CRAFT  
星际争霸®



BILZARD  
ENTERTAINMENT

## 《盲魔行动》

卡珊德拉·克拉克

通讯 ID 309132

帝国国家安全中心即时播报

安德拉南半球正发生异虫入侵。截至 17:00，进攻安德拉的虫群估计已达到 200000 只。杜德卡将军已下令封锁考科瓦拉和内维尔港。新赫尔辛基、凯勒顿和安拉科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也做好了封锁准备。

截至 17:00，目前人类死亡人数估计已达到 15000 人。

—传输结束—

####

机密信息

通讯 ID 309209

帝国国家安全中心来自塔卡西·库尔库发送至卡尔·佩里

瓦的安全视频传输

从安德拉的混战中终于传来了一些好消息。我有个手下为“盲魔行动”物色到了一个受试者。你可欠我几杯酒啊。

你想让谁来主管实验室？你知道我会投菲莉帕一票的。

尽快在这个频道里回复我。库尔库通话结束。

—传输结束—

###

机密信息

通讯 ID 309213

帝国国家安全中心来自卡尔·佩里瓦发送至塔卡西·库尔

库的安全视频传输

佩里瓦：塔卡西？抱歉我错过了你的通讯。没想到你这么快。

库尔库：（一阵笑声）你这小心的人哪。

佩里瓦：你还处在起步阶段吗？库尔库：当然不，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你想要瞧瞧吗？佩里瓦：瞧瞧？你把那玩意儿放哪了？在你的营房里？库尔库：不，我又不是卡伦那样慢吞吞的人。

（一阵笑声）

库尔库：但说真的，我现在已经在去你那儿的路上了。货万无一失。最终的实验室团队人选你定下来了吗？

佩里瓦：已经在考虑了。

库尔库：有什么好考虑的？布罗赫斯特就是完美人选。她足以胜任这项工作。

佩里瓦：布罗赫斯特博士可能有点——

库尔库：你去过她的实验室吗？佩里瓦：没有。

库尔库：（一阵笑声）那地方是有点远。但是听着，我去过。这不是她第一次干这个了，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她的实验室技术人员都受过训练。她也训练有素。佩里瓦：她有时会反复无常。我觉得像芬奇博士这样的人可能更好—— 库尔库：芬奇没有我们需要的经验。你要知道主任也同意我的意见。

库尔库：卡尔？你还在吗？佩里瓦：主任还没有和她合作过。我合作过，之前在[密文]。

库尔库：所以你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佩里瓦：我明白你的出发点是什么，是的。但是如果你熟悉[密文]，那么你也应该了解我的出发点。

库尔库：听着，卡尔。这是战争。库尔库通话结束。

—传输结束—

###

机密信息

通讯 ID 309232

帝国国家安全中心

收件人：菲莉帕·布罗赫斯特博士发件人：[密文] 任务通知菲莉帕·布罗赫斯特，请立即到 #980 号站报到，接受你在代号为 2908DX9 的“盲魔行动”中的任务指令。一旦成功完成“盲魔行动”，你在帝国国家安全中心记录中的黑色标记将会全部删除。需立即回复。

#

他小心翼翼地移动着，爪子在光亮的地板上咔哒作响。他的脚感觉冰凉、光滑。奇怪。他感受不到生机。这里不像他所生活的利维坦的组织那样松软或温暖。

他绕着圈子走，听着咔哒咔哒的声音。如果他步速加快些，咔哒声似乎会成倍增加，这样听起来就好像他已经逃出生天，回到了自己应该去的地方，正在跟着刀锋女王穿过她那利维坦的神经中枢。他的脚步声听起来像她的吗？他知道她没死。他能感觉到她的所在：她在他思绪深处不断地低语，反复地安慰他“你并不孤单”，即使他形单影只。

其他的跳虫从这个奇怪的圆形房间的墙上滑过，一圈又一圈地跟着他。

他就这么走着，咔哒，咔哒，咔哒。但除了他的脚步声之外，这里什么都没有。奇怪而空洞。

其他的跳虫依然跟在他身后，他对于自己和它们一起被困在这里这个事实感到愤怒，于是他转过身，咆哮着发起了冲锋。但他一只跳虫也没击中！他撞到了一堵像地板一样光滑发亮的墙。他摇了摇头，又咆哮起来。墙上的跳虫也这么做，他想他一定是用某种方式伤到了它；它的一只角失去了尖头。

他的爪子在地板上抓挠。墙上的跳虫也照做。

他蹲了下来。墙上的跳虫也一样。

他走近墙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他脑袋里啪地炸开。这种感觉就像刀锋女王发出命令时那样，他感觉自己兴奋起来，知道该做什么，该去哪儿。明白了。

他明白了一些事情。

那只在墙上的跳虫？就是他自己。

他以前从未见过自己。他很高兴自己长得和其他巢虫很相似：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虽然在这个地方不存在整体。他孤立无援。

他拍打着翅膀，看着它们在墙上穿行。他好奇地想着，这是否就是刀锋女王呼唤异虫来到跟前，然后派出他们的感受。它们与她亦步亦趋。四离五散，却依然齐心协力。

“断角”，他心想，看着墙上的自己。她就是这么叫他的。

他继续踱步，咔哒，咔哒，咔哒。他不喜欢独自一人的感觉。他仍然记得刀锋女王的最后一次命令。但如果她现在叫他行动起来，会发生什么呢？他无法再为她而战。他被困在了这个空洞的怪地方。

他听到了什么声音：远处一声轻柔的闷响。他准备进攻，但是房间里突然被白光淹没，他只能看到一片炙热灼烧的白色。疼痛刺穿了他的整条腿，他崩溃地向前冲去，头朝前撞在冰冷光滑的地面上，然后徒劳地摔向身侧。他试着踢开腿，试图摆正身子，却只看见火焰燃烧了起来。当那耀眼的光芒渐渐消失时，他发出尖叫和怒吼。

随之而来的是属于猎物的那种淡淡的肉腥味。一股强烈的冲动在他心中翻腾：进攻！但他只能一动不动地躺着，他的身体宛如一副燃烧的躯壳。

两个身影走进了房间。他能闻到他们体内炽热的血液，不禁嘶嘶作声，发出咆哮。但他们没有在他面前表现出畏缩，他们甚至都没有穿上他过去常在他们同类身上看到的金属甲壳。他们只是把自己裹在闪亮的翅膀般的东西里，那东西缠在他们的躯干、四肢和脸上，那玩意儿甚至都不是用来飞行的。

他们之间发出嘈杂声。跳虫在喉咙深处咆哮，但即便是这样的动作也开始让他感到疼痛了。又有两只猎物从一个光线更充足的矩形中进入房间。这些猎物带着一块金属厚板，他们把它抬到他身边。

他开始惊慌失措起来。他又踢又挠，但无济于事。他动弹不得。

然后他们用那些奇怪的，没有爪子的手掌触碰他。他在一阵强烈的愤怒中意识到，他们的数量比他想象得还要多，全都围着他，叽叽喳喳地叫着。

当他们把他从地板上抬起来扔在厚板上时，他发出了一声长而低沉的哀叫。

然后他被推向那个闪亮的矩形。他呼唤着刀锋女王，但他知道她很遥远，比星星还要遥远。

光线笼罩着他，就像把他打倒在地的光一样明亮、锐利、干净，使他那沉重又无用的腿感到刺痛。尽管无法移动头部，他还是扫视四周，试图了解周围的环境。除了光亮和叮当声，什么都没有。

他被推着停在了一片由金属杆和缠绕的电线组成的森林旁。

随着一阵尖厉刺耳的声音，那块厚板颠簸着升了起来，整个过程时断时续。湿乎乎的可怕爪子在他身上摩挲，拉扯着他的下颚和翅膀。他们用紫色的灯照着他，噪音越来越吵，他试着对他们咆哮和撕咬，但他们毫不在意。

空气里嗅不出一丝恐惧的气味。

那些爪子离开了。紫色的光闪烁着。就这样吗？结束了吗？他可以去进攻和破坏了吗，去啃咬和——

疼痛从他的头侧爆发，像残酷、冰冷的灯光一样令他眼前一黑。他试图吼叫，却发现自己做不到；他的嘴和下巴全都僵硬了。那股疼痛深深地钻进他的脑袋，直至头脑中央，犹如超新星爆炸般让他痛苦不堪。

猎物发出了声音。

一阵机械的嗡嗡声。

房间里闪闪发光的墙壁让他看到了自己现在的样子，他可以想象自己跳起来，用镰状肢、爪子和牙齿发动猛攻，让滚烫浓稠的鲜血溅在白墙上。

但是他动弹不得。

头部中央的疼痛向外扩散，顺着脊柱向下蔓延。他全身都在燃烧，而自己却无计可施。他甚至无处躲藏、无路可退。

这时，嗡嗡声停止了。疼痛随着快速颤动的节拍阵阵袭来。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金属碰撞的叮当声，一个音调高亢、有点轻快的声音骤然而可怕地使他想起了刀锋女王，那个声音发出了困惑的声响。紫色的灯光照在他身上，照进他的眼睛，疼痛如波浪般涌上来。

更多猎物发出了声响。那个与刀锋女王相似的声音听起来很高兴。

然后他又动了起来，在白光中被推回到了光亮的房间。他作好准备迎接更多的触碰，但厚板却向上倾斜，把他扔到了地板上。落地的痛苦非同寻常。

一切都变暗了，然后又变白了。再变为灰色。一片冰冷、无尽的灰色。

除了他，房间空无一物。猎物不见了。白色的矩形也消失了。“断角”依然无法动弹。



他凝视着整个空间，盯着墙上的“断角”，那个瘫倒在地、狼狈不堪又一无是处的家伙。血从他头上的一个豁口里渗出来，滴在地板上。

他闭上眼睛。至少这件事他还能做到。他延伸着思绪——有点不对劲。

恐慌再度袭来，但他只能轻声咆哮。墙上的“断角”睁大狂躁的眼睛呲着牙瞪他。

她走了。刀锋女王。

消失了。

“断角”漂浮在黑色的潮水上，滚烫而空虚。再也没有女王在他的脑海里低语命令。他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目标。

他独自一人，陷入可怕的空虚境地，迷失在宇宙无序的混乱之中。

#

她发现沃菲尔德四肢摊开躺在瓦砾堆中，一根金属顶梁从老头的胸口伸了出来。她先把跳虫派到他身边，就是总在她身边，断了角的那只。但她在跳虫将老头撕成碎片前几秒钟把他唤了回来。

“凯瑞甘。”他说道，沙哑的声音中带着厌恶。

凯瑞甘听着，由着他说出他想说的。他快死了，顶梁穿透了他的护甲，扎进了护甲之下一文不值的身体。

她的异虫会在几分钟内占领这颗星球。

她听着他的苦苦央求，听着他那虚弱无力的抗议。伤亡和残暴。这些对她来说都不重要。他太过软弱，无法理解她。

她能感觉到思绪边缘的跳虫。只要一下命令，他就会撕开老头身上的护甲，把这老头的五脏六腑扯成一股粘稠血腥的绳子。

但她没有这么做，而是任由他讲话。毕竟她的愤怒与他无关。

然后老头说了一个词。一个名字。

“如果雷诺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呢？”他吼道。这让她怒火中烧，激奋充斥着她的四肢。顶梁猛地刺进了老头胸膛的更深处，他咯咯地笑着，倒下去死了。

凯瑞甘低头看了看跳虫，它一动不动地站在她身边，眼睛直盯着老头的尸体。她用手拂过它的头顶。凯瑞甘已经撤回了她的异虫。让受伤的人类四散而逃吧。老头是对的：他们对她没有威胁。

她转身离去，重重踩过瓦砾堆，跳虫坚定地跟在她身后行进。

#

他现在举步维艰。他试图在房间里踱步，但房间却向他身侧翻转过去，当他抬起一只脚时，他的爪子又陷进另一条腿的肉里，弄得他直趔趄。他无法分辨方向：他是正在向这里来；还是正在朝那里去？

这些生物带走刀锋女王时，就好像夺走了他身体的一部分，而现在他已失去了平衡。失衡。

尽管房间旋转得令人眩晕，但他还是强迫着自己行走。他痛恨自己头脑中可怕的空虚感，也知道唯一能找回女王重获安慰的方法就是离开这个地方，去找她。

他拖着脚在光滑的地板上走着，这时光线又来了，一种尖锐的疼痛径直刺穿了他。他一动不动地瘫倒在地上，几乎连用尖叫来渲泄心中怒火都做不到，渐渐地喉咙像被扼住一样，最后他只能发出垂死一样的呜咽和啜泣。

和之前一样，当光线变暗时，那些不堪一击的生物就会来带走他。他们把他推进了之前那间明亮的房间，房间里没有气味，他被困在他们的台子上，身不由己。

这次他们的数量减少了，不过装扮和之前一样，依然裹在闪闪发光的翅膀里。他们也没有发出像上次那么多的声响，但是他们的移动节奏会让他的胸口产生奇怪的不适感：他曾经像这样移动过，和他的异虫同伴一起。他了解虫群的舞蹈。

他看着他们来回滑行。他的头无法移动，所以只有当他们经过自己视线前方时时他才能看到他们。当他们在视野之外时，他可以看到远处的墙壁，一片空旷的白色被一个银色盒子突兀地破坏了，盒子上有一个持续亮着的红色光点。

他身后传来嗡嗡的声音。金属的鸣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气味，陌生而令人不快，就像他们的金属利维坦的气味。猎物发出了刺耳的声响。

他凝视着那光点，它变得越来越大，直到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红色。

然后，它突然变成了明亮而痛苦的绿色。有东西发出嘶嘶声，接着叮当作响，然后房间里一片寂静，只留下一阵吵闹声。

光点又变成了红色。

一只生物走进了他的视野。

它穿得和它的同类一样，但动作不同：肩膀向后仰，头向上抬起。

它点点头，虫群舞蹈又开始了，他的周围拥挤了起来。

那嗡嗡声又回来了。

随之而来的还有——疼痛。一种强烈的、异乎寻常的疼痛，一种吞噬他整个身体的疼痛。他试图吼叫，但却做不到。

猎物发出声音，但那声音似乎很遥远，被撕裂他身体的痛苦所掩盖。

紫色的液体溅到墙上。

一只生物走进了他的视野。起初，他看到的只是它的躯干，那副它们都穿着的奇特的软体外骨骼。但后来它蹲下了。

那双锐利的眼睛使“断角”认出了它。这是指挥虫群的首领。正是这个声音让他想起了刀锋女王。

他们离得很近；他可以轻易地向前猛冲，用嘴咬碎它的头。但是他动弹不得。他甚至连露出牙齿都做不到。首领扯开了面具，露出了她的脸。她像刀锋女王偶尔做的那样，用古怪而又疏远的方式弯着嘴打量他，眼睛来回扫视着。

她说了些什么，把手放在他的身边，这一触碰引发了新一轮的疼痛。他从喉咙深处发出微弱而徒劳的声音，厚厚的舌头是他全身唯一能动弹的部分。

她抬起目光，喋喋不休地发出更多的声音。紧接着，疼痛再次涌上来，嗡嗡声越来越响。她蹲着身子，歪着头看着他，疼痛在他的体内像浪潮一样来回涌动。他看着他们所有人：包括她的那些同类。一只假女王。

杀了她，他心想。他的声音像刀锋女王一样发号施令，但他并不是刀锋女王。杀了她，杀了他们剩下所有人。

这时疼痛突然发作，强烈得让他看不清东西，无法忍受。

#

凯瑞甘走进进化腔潮湿缭绕的蒸汽中。脸上的皮肤凝聚着点点水珠，她可以嗅到变形过程那香甜的腐烂气息。

阿巴瑟抬起他那球状的脑袋对着她。他站在几米开外的一个进化坑旁，里头孕育着新的生命，阵阵脉动泛起涟漪。

“准备妥当。”他用一只爪子指着坑。“一项测试。可据此得知扎加拉项目效果。”

凯瑞甘点点头。像凯瑞甘那样了解策略的本质对虫母来说会大有用处。她对阿巴瑟提出的要求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令她高兴的是，他已经如约迅速地取得了进展。先拿低等生物做测试，比如一只跳虫，来确保这些方法正常发挥功效。

坑的表面变得更加汹涌，液体从边缘溢出。

“即将。”阿巴瑟说道，“看。等。”阿巴瑟把手伸向坑。一个影子在坑面下移动，一只利爪几乎要从粘液中爬出来。

“你应该在它出现后就联系我。”凯瑞甘这样说着，但是也没有离开坑边。它向上攀登的艰难过程中蕴含着迷人的魔力，这是对更伟大事业召唤的回应，并非是普通跳虫所能理解的。

由阿巴瑟负责进行的变形已接近完成。

凯瑞甘双臂交叉在胸前。坑面几乎破碎了——

当阿巴瑟把他的抓手放进坑里时，突然发出一声咕哝。就在他把跳虫拖出来时，突然出现了激烈的挣扎，粘稠的变形液体溅了出来，落在离凯瑞甘脚边只有几指宽的地方。那脏乱的东西啪的一声打在地板上，留下鲜明的绿痕。

混乱的中心躺着的是那一只熟悉的生物。

它站起来，舒展开自己那一团利爪、牙齿和薄纱般的翅膀，嗅着空气，珠子般的黄眼睛闪闪发光。即使在进化之后，它的一个角也还是断的。

“你选了那一只。”她皱起了眉头。

“很好。明智的选择。很好辨认。”

跳虫抖动着身体，甩出的变形液体好像织成一张网。它缓缓前行，黑暗的鳞片偶尔闪烁着磷光。

“我们怎么知道它奏效了没有？”凯瑞甘问道。

跳虫抬头看着她。它的眼睛比以前更明亮了。那双眼睛里闪着的可不一定是光。可能是别的东西。

“必须观察。监视。”阿巴瑟凝视着跳虫，长长的手指互相轻点着。“若变化可接受，就对扎加拉使用。”跳虫慢吞吞地绕着圈爬行，打量着周围的环境。当它看到凯瑞甘时，它停了下来，抬头盯着她。

“让我们看看你现在有什么本事。”她低声说。

# 机密信息

通讯 ID 312099

帝国国家安全中心来自菲莉帕·布罗赫斯特发送至[密文]的安全录音传输

我是菲莉帕·布罗赫斯特博士，正在我的办公室里根据行动协议录制[密文]相关内容。

我很高兴地报告，“盲魔行动”的第一阶段已经成功完成。我和我的团队可以毫不费力

地直接照搬我们在[密文]方面取得的成果，事实上，与我们以前的经验相比，此次过程感觉相当顺利。

利用亚瑟·巴克利博士首创的烧伤手术技术，我们将该受试者从整个虫群中分离了出来。受试者表现出定向障碍和运动功能丧失的迹象，但在其他方面仍然适合继续执行任务。

但是当然，“大自然厌恶真空”——具体到我们的案例中来说，是实验室厌恶真空。

（一阵笑声。）原谅我的玩笑，[密文]，今天真是漫长的一天。

当受试者完全脱离虫群后，我们进行了下一步研究，移除受试者的中枢神经系统，装入脊柱控制装置原型机来代替它。事实表明植入是成功的，不过当然还需要对受试者进行进一步的观察。一旦我们确信受试者的身体未出现脊柱控制装置排斥反应，我们将进入第二阶段：脊柱编程。我期待着能为各位就第二阶段的研究结果带来另一份喜报。

这就是我为[密文]提供的简要实验室报告，全程以安全方法录制，并通过安全频道0982D、20983E 或 39082N 即刻发送。

布罗赫斯特通话结束。

#

向虫母发完命令后，凯瑞甘正准备离开她的利维坦神经中枢，这时跳虫从走廊的一个小腔室里爬出来，停在了她面前。

“你。”跳虫的出现令她不安。早些时候，她命令它回到利维坦另一边的跳虫腔，就像她在这个地方经常做的那样。微型腔和狭窄走廊组成的扭曲网络对一只跳虫来说不会形成什么阻碍。

“我给你下了命令。”她跪了下来，意识到血液在她的身体里流动。“你是不是——？”

跳虫嘟哝着，拍打着翅膀。

意外事故。肯定是失误了。“去和他们会合吧。”她又说了一遍，朝自己的腔室走去。

它跟着她。

凯瑞甘停下来，跳虫也停下来。她深吸了一口气，一瞬间愤怒涌上心头。阿巴瑟的任务是创造一只理解所见事物的跳虫，而不是一只胆敢违抗她的跳虫。

“去和他们会合吧。”她最后一次说道，用上更多力量将自己的意志施加到它身上，如此巨大的力量对于任何跳虫来说都是绝对压制。哪怕是这一只也不例外。

最后，它大步地走开了。凯瑞甘看着它离去，然后转向进化腔。

她在蒸汽和潮气之中找到了阿巴瑟。“你做了什么好事？”她发出嘶嘶声，“它违抗了我。”

他转向她。“更多心智。让它思考。更强命令。”

她不喜欢这样，一只需要更强命令的跳虫。而且，尽管他是个可用之才，她仍然不能完全信任阿巴瑟。凯瑞甘的眼睛闪闪发光，她在给这位进化大师施加痛苦。

“测试。结果产生。”他笨拙地说，“扎加拉项目可推进。”

凯瑞甘松开了对他的控制，转身离去。不管他引起了什么麻烦，她都不能否认他的成果。扎加拉的心智正在成长，就像那只跳虫一样。

于是当跳虫在进化腔外找到她时，她让它留了下来。

一只跳虫，她心想，也好过一只虫母。



跳虫如影随形。和以前一样，它到处跟着她：从她的腔室到神经中枢，当她制定策略和计划时，它静静地蹲在角落里。当她穿过走廊，前往各个腔室视察她的虫群时，它尾随在她身后。

但同以前相比，也有不同之处。

当她来到跳虫腔室时，它会发出一种以前没有过的奇怪叫声，也不愿靠近腔室的入口。它坐在一旁，看着她注视着跳虫们，它们缠在一起蠕动，形成一团闪闪发光的庞然大物。

有一次她试探它，想看看它是否还会服从命令，看看阿巴瑟是否做了不该做的事。

“加入它们。”她命令它，厌倦了它的如影随形，“过去。”

它盯着她看。那双眼睛里的某些东西总会触动她的内心。那双眼睛太过于明亮。太过于——

聪明？

“去啊。”她说道，更加用力地驱使。但跳虫反而走近她，眼睛盯着她的脸。

阿巴瑟，她冷冷地想。

但是到底为什么这只生物会拒绝她的命令呢？她又不是命令它去死。

然后她突然顿悟，一个想法像火花一样在她心里尖锐地闪过。

“你想要和我待在一起。”她说道。

跳虫发出轻微的咯咯声，然后立刻小跑过来，把头撞在她的腿上。

凯瑞甘感到一股寒意在她体内蔓延。这是感情吗？以前她总是强迫它和她待在一起，始终保留她的小部分虫群在身边。那时它的存在是平静无奇的。但现在，是它自己选择留下来。

一个微小的差异。这些猜测使她头晕目眩。

阿巴瑟做了些什么？她大步走到跳虫身边，任由其他虫群在腔室里堆积在一起。她像往常一样，把手伸向跳虫的头，穿过她那在原地蠕动爬行的虫群，去单独触碰这一只生物。

它用一双明亮的眼睛向上凝视着她。

凯瑞甘在虫群的节奏中感到一种奇怪的脉动。一股异常的颤动。这时——跳虫抬起头，带着一种它不应该有的柔情，用头顶她的手。

她猛地把手抽了回去。

跳虫站起来，似乎想要触碰她。她小心翼翼地用手抚摸它的额头，用手指摩擦它的左下颚。它发出轻柔而短促的叫声，这是她从未听过的。

她停下手，把手压在它的头上，不确定她是否听对了。但是跳虫又叫了一声。这下她没法否认了，虽然难以置信，但那声音宛如满足的乐音。她心里充满了不确定。她知道自己需要让这只跳虫待在身边。她必须搞清楚阿巴瑟把它变成了什么。

“过来。”她低声说。

从那一天起，她再也没让跳虫离开过她的视线。在走廊里，她没有让它跟在自己身后跑动，而是让它在她身边同行。有时，她发觉自己会把手放在它的头顶上，以示某种——是什么呢，她不确定。所有权？保护欲？

但这其中其实也有一丝宽慰。只要不经意地一瞥，就总能看到跳虫明亮的眼睛正凝视着她。不管她在做什么，是计划着她的下一次进攻，还是监督着新异虫品种的发育状况，

跳虫都会蹲在她身边，默默领会着一切。如果她全神贯注，与它触碰，她就能感到那种奇怪的、无节律的干扰，这意味着它正在学习。

一天晚上，当她独自和她的跳虫在一起时，阿巴瑟来找她。“有效吗？”他一边说一边向她爬去，一只爪子指着蜷缩在她脚边的跳虫。

“某些方面有效。”凯瑞甘端详着阿巴瑟，“但是它会违抗我。我必须用更大的意志才能让它服从我的命令。”

阿巴瑟发出叽喳的声响，挥舞着爪子。“这就是我们要的，不是吗？”他的眼睛闪烁着微光，“独立思考的异虫。”

凯瑞甘感到火气窜上来了。在她的脚下，跳虫轻轻动了下，把目光转向阿巴瑟。

“扎加拉必须保持服从。”她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恼怒，“否则我就必须摧毁她。她比跳虫更强大，对虫群更有价值。”

阿巴瑟没有回应，凯瑞甘的怒火爆发了。

跳虫发起了进攻。她没有命令它这样做；比起一只跳虫，她自己才是对付阿巴瑟的好手。但它咆哮着向

他扑来，翅膀扑闪成了虚影。阿巴瑟吼叫着用他的爪子猛击——

凯瑞甘在他伤害跳虫之前拦下了他，不过倒是默许跳虫在他身上划了一道口子后才将它唤回自己身边。让她吃惊的是，要把跳虫从阿巴瑟身边拖开，甚至要比让阿巴瑟停在原地更费劲，他的眼里充满了愤怒。

“离开我们。”她命令他道，他猛地跑开了，一条血迹一路延伸到走廊。

有那么一会儿，凯瑞甘一动不动地站着，注视着阿巴瑟刚才所站的地方。这时跳虫撞了撞她的腿。

“你没有得到我的命令就这么做了。”她直截了当地说，仍然不知该对此作何感受。她应该对一只跳虫——这一虫群中最低等的生物——会独自行动的想法感到害怕吗？她应该为跳虫甘愿为她以命相搏而感到高兴吗？

她跪下来，把手放在这只异虫的头上并集中精力，专注于在虫群中探查它的存在。不难发现：这只跳虫总是很显眼，像白噪音中的一道红光。

她透过它的眼睛看着自己，看到它是多么地渴望接近她。她觉得这种感觉就是——被选中，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词，它是被选中 有资格和她一起坐在这间腔室的那只跳虫。

凯瑞甘抽回她的手。跳虫抬头凝视着她，好奇之情溢于言表。如果它能说话，她会问它怎么了。

她意识到，幸好阿巴瑟选择了这只跳虫进行测试。这只跳虫被迫在她身边待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它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对她展现出关心和在意。

她发现自己不想把它当成“跳虫”了。

“给你取个名字怎么样？”她慢慢地说。它似乎不明白。她把手放在它的头上。“一个名字。”她又说了一遍，“断角。就是你。”她指了指，  
“断角。”

跳虫发出两声轻快的嗥叫，像是在模仿自己新名字的发音节律。

“很好。”凯瑞甘说道，“断角。”跳虫重复着这两声嗥叫，发出那种奇怪而恐怖的满足尖声。

凯瑞甘笑了，然而她心中的某处却变得更加冷酷清醒。

“断角”在他冰冷的小房间里沿着墙壁爬行。他身上每一个部位都很痛，不过他发现，如果能专心地迈着缓慢又稳定的步伐，疼痛就可以被意志克服。

突然，光线照进房间，他吓得哆嗦起来。不过，这次不是那种寒光，它更柔和、更微弱。

墙上的开口又出现了。

“断角”停了下来，用他那僵硬的四肢尽可能地伏低身体。一个身影走进了开口。是他们中的一员。

那生物走进房间。开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光亮的墙壁。

“断角”嗅到一股恐惧的气息，麝香般香甜。他咆哮着冲出去，张开利爪，准备刺入猎物柔软的胸膛。

但这时疼痛在全身爆炸开来。

“断角”对着地板尖叫和猛击；他们又把他冻住了吗？不，他还能动；他还可以爬起来。但当他试图向猎物扑去时，疼痛又一次刺穿了他，灼热而难以忍受。这一次，他仰面着地，折断了镰状肢。他听到一声巨响，感到一阵眩晕。然后他听到了刀锋女王的声音，不过那不是他脑子里传来的。不知怎地，她在他体外发出了声响。

“断角”翻过身来，鲜血在地板上留下血痕，镰状肢歪斜地耷拉着。但是刀锋女王不在这儿。

那是假女王，她发出的声音也不像异虫的利齿发出的撕裂声那样悦耳。

她大叫了一声，开口又出现了，她离开了房间，留下“断角”独自一人，鲜血顺着他的后背滴到了地板上。他蹲在原地，伺机而动，然而再没有什么别的情况发生。寒光不再闪烁；开口也没有再出现。

最后，他悄悄走回墙边，重重地撞在墙上，直到他那断了的镰状肢咔嗒一声掉在地板上。一阵痉挛在他的体内涌动：新疼加旧痛。

不知道过了多久，墙上的开口又重新出现了。他谨慎地抬起头来，但没有任何生物出现。墙裂开了。

他撑起身子，小心翼翼地向前走。这个开口没有通向切割之地，而是通向一条狭窄的走廊。

逃跑？他回头看了一眼他那镰状的断肢，依然躺在凝结的血泊中。

他确信这些人会再次加害于他。

他仰卧着，凝视着开口。想要穿过它的欲望增强了，一股强大猛烈的拉力驱使着他奔跑。在某个地方，虫群正在奔跑。虫群正在逃跑。他也应该这么做——

但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他站起来，感觉自己仿佛是在虫群中移动。他不只是在为自己而动；他是在为其他虫子移动——

但是这里没有其他虫子！

“断角”咆哮着向后发力，爪子抓挠着地板。疼痛顺着他的背部蔓延到他的四肢。他的头在抽痛。

墙上的开口发出柔和的光，平静而诱人。

自由。

不！这是不对的！

“断角”咆哮尖叫着蹒跚前行，翅膀在疯狂地拍打，阻止他继续向前。光点在他面前闪烁，然后被黑点所吞噬。他冥冥之中隐约地明白过来，如果他屈服了，如果他往前冲，痛苦就会结束；他就自由了——

这就是假女王想要的。

他又吼了起来，愤怒在房间的墙壁上来回碰撞。他的身体在不断地自我拉扯，就像被撕裂开一样——

接着，房间里充满了寒光。

“断角”重重地摔倒在地。疼痛渐渐消失了。被冻住了，他明白。

另一个开口出现在门口，一个身影走了进来，她那柔软无用的爪子紧缩成了一团。当她蹲在他身边时，他看清楚了，这是假女王。她的眼睛炯炯有神，脸上半掩。接着他感受到了自己面对刀锋女王时的感觉，只不过这感觉尖锐而灼热。

假女王发出一连串的声音，她的虫群涌进房间，它们的手臂充满了闪烁的银光。假女王从别人手中抢过一个银色盒子，在“断角”上方挥舞着，蓝色的光芒照进了他的眼睛。然后她把它扔到一边，抓起一只明亮的银爪，狠狠地砸在他的头侧。“断角”痛苦的哀号声哽塞而微弱。当假女王用爪子刺穿“断角”的甲壳时，黑色的血液

溅到了她的身体外甲上，她坚定地皱着眉头。其中一只生物对她吠叫，似乎很害怕；而她生气地回应着。

“断角”只能看到她的躯干被他的血染成紫色。当她发声时，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但事实上她仍紧靠在他身畔，还戳进了他的脑袋。

最后，她拿起银色盒子，再次发出蓝光。她发出一声沮丧的声音，冲出了房间。

其他的生物都收拾好东西跟着她，然后墙又变成了墙，没有任何开口可以让“断角”逃脱。他还没有解冻，而且即便他能动，在如此强烈的周身疼痛之下，他也不想动。

于是他侧身躺着。他看着墙上的自己，看着地板上渗出的血。

他怒不可遏，内心的想法又暴躁又凶残，像酸一样灼烧着。他确信刀锋女王此前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怒气像一颗燃烧的茧，紧紧地包裹着他。他们曾被这些生物的同类袭击过，这些生物小心翼翼地潜入利维坦，屠杀异虫。当刀锋女王发现他们时，她把他们的四肢从躯干上扯下来，“断角”目睹了这一切，也理解了她的仇恨和决心。直到它们变成了散落一地的肉块，她才停下收手。

他想起了切割之地，想起了假女王和她的虫群。

他必须树立起那样的决心。他必须把她撕碎。

# 机密信息

通讯 ID 312290

帝国国家安全中心来自[密文]发送至菲莉帕·布罗

赫斯特的安全传输

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状态报告是什么鬼？你知道伦斯基是我的中间人，你也非常清楚我不应该和你联系，不管线路是否安全。你正在把整个行动置于危险之中，菲莉帕。我发誓，如果我们手上还有另一个[密文]，我一定把你扔给异虫当饲料。

[密文]通话结束。

###



机密信息

通讯 ID 312293

帝国国家安全中心来自菲莉帕·布罗赫斯特发送至

[密文]的安全传输

我从没有要求伦斯基先生让您直接和我联系。我很清楚现有的安全协议，与帝国国家安全中心的每一次通讯中我都有严格遵守这些协议，这足以证明我对协议的了解程度。内森试图破坏我的工作。尽管有一点小干扰，我们依然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任务。

布罗赫斯特通话结束。

###

机密信息

通讯 ID 312301

帝国国家安全中心来自内森·伦斯基发送至菲莉帕·布罗

赫斯特的安全传输

菲莉帕，你还没有提交状态报告。三天前我就要求通讯了，而且我需要知道你所说的“小干扰”是什么。把你的失误归咎于我也不能让你逃脱罪责。

伦斯基通话结束。

###

机密信息

通讯 ID 312310

帝国国家安全中心来自菲莉帕·布罗赫斯特发送至内

森·伦斯基的安全传输

最近的报告延迟是由于我们需要额外进行计划之外的测试。在完成这些测试后，我已经证实了我最初的猜想：你们提供给我的是一个带有缺陷的受试者。

我在“盲魔行动”和[密文]中的工作都是基于帝国以前进行过的研究。我把那项研究作为理解跳虫大脑结构的基础。我的脊柱控制装置完全是围绕那些研究结果设计的。

但是“盲魔行动”中受试者的情况与以往任何的异虫研究都不相符。它的结构和思维过程明显不同于以往所有的跳虫受试者。这绝不是误算；我已经亲自手动扫描了受试者的脑组织。

我给你发了一张同样是我亲自手动扫描的影像截图。你看到它内部的活动了吗？看到那些蓝色的条纹了吗？现在，看看这张典型的跳虫大脑结构扫描图——你看到那里有多么不活跃了吗？

想要确保我的任务成功完成，要么给我提供另一个受试者，要么给我更多的时间。你来决定。

布罗赫斯特通话结束。

###

机密信息

通讯 ID 312311

帝国国家安全中心来自内森·伦斯基发送至菲莉帕·布罗

赫斯特的安全传输

你知道活捉一个完好无损的受试者有多难吗？

我们可以再给你两周时间。找出你面临的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去适应情况。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控制整个虫群，而不仅仅是跳虫，所以适应性这个问题早晚也是要解决的。

伦斯基通话结束。

#

“断角”从黑暗中头晕目眩地被一个光点召回意识。它变得越来越大，有那么一会儿，他看到刀锋女王用温柔的眼神凝视着他。

然后她消失了。黑暗也消失了。“断角”发现自己正身处切割之地。

他在厚板上被冻住了。不过没有疼痛感，这让他警觉起来。

突然，厚板摇晃起来，垂直滑动着。他没有滑下去，于是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固定在厚板上面了。天花板缓缓下降，他发现自己正看着假女王，她的脸露了出来。她头上戴着一个扁平的白色物体，侧面有一盏灯在闪烁。

“受试者醒了。”她说道。

“断角”感到一阵混乱。她的声音——简直就像是刀锋女王.....他和她有着某种联系；他能感觉到她的想法。但是刀锋女王的思想拴束着他，给了他目标。而假女王的思想是狂乱的，带有一种不均匀的能量，让他毛骨悚然。

“啊哈。”她轻叹，然后放大声音说：“观测到受试者在听到我的声音时，大脑活动出

现激增。”

“断角”尽他所能怒吼着。假女王瞥了他一眼，皱着眉头。“没有必要那样。”她看着放在腿上的银色盒子。“大脑活动又一次激增。有意思。”

她凝视着“断角”，而他的内心已经怒火万丈。她怎么敢站在刀锋女王的位置上？她怎么敢把她的声音、她的要求放进他的脑海里？

“我们聊聊吧。”她说道。

他怒吼着。

“你说不出话来，也听不懂我说的话。”她把头歪向一边，目光似乎要穿透他，“但是你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不是吗？虽然你无法用语言进行表述，但你知道我已经牢牢地控制了你的神经系统。”她的手指碰了碰白色的帽子，“这证明问题不在于我的技术。我希望你能把这点记下来，内森。”

“断角”绷紧了他那无法动弹的身体，但这毫无意义。他不得不听着这些奇怪的叽喳声，因为这在他的脑海里转变成了指令。

假女王站起来走向他，银色盒子紧贴着她的臀部。她靠得很近，但在一种古怪又乏味的气味下，他几乎闻不到她血液中的咸味。

“这里面发生了些情况。”她用手指轻敲他头侧，“你读懂了我的意愿”——她低头看着银色盒子——“但你抵抗了。”她的眼睛眯着；嘴角翘起，露出了一丝微笑，“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违抗过她？有没有违抗过凯瑞甘？”

她的嘴使他感到一阵恐惧的战栗。每次它像那样向上弯曲，他就会被丢进痛苦的深井中。

“这个过程的下一步。”假女王一边说，一边从他身边走开，“就是要确定导致这些结

构性差异出现的原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她看着“断角”，“不过我们会做到的，看看你的大脑里藏着些什么。”

“断角”那抗议的怒吼哽在喉咙里。

#

利维坦正在接近安德拉，这颗遍布着人类定居点的星球。通过神经中枢，凯瑞甘在银河系的黑色幕布下观察着这颗愈变愈大的行星。“断角”在她身边注视着星球的迫近。

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整个虫群浮现在她脑海里，一齐翻腾旋转着。跳虫们将会是她的第一波攻势，将这颗星球变成一片废墟，并为她扫清道路，让她顺利降落到帝国政府在城市边缘的一座小型建筑上。那里有一台计算机，里面装满了她完成任务所需的信息。

“断角”在地上慌乱地爬着，撞在她的腿上。利维坦摇晃着发出吼叫；它们正在进入安德拉的大气层，穿过云层和火焰之后，它们最终降落在坚实的地面上。

凯瑞甘的眼睛猛地睁开。

虫群被放了出来，以螺旋丝带状的队形从利维坦中涌出。凯瑞甘微笑着引导虫群兵分三线，每条战线上的虫群都将在觉醒后吞噬这座城市。

她朝着利维坦的出口走去，“断角”跟在身后。“你应该在下面。”凯瑞甘边走边对他说，寒冷的空气迎面扑来，远处传来破坏的声音。“也许我不该让你留下来，这样会宠坏你。”

“断角”轻声地吼叫着，不过她也说不清那是不满还是期待。

政府大楼就在前面，低矮而无趣。这是一栋看似被废弃的建筑，没有人类在巡逻防卫；她向相反方向派出她的虫群，将人类从她在这里的目标处引开。

但要是那里还有人类士兵呢？如果这是一个陷阱，他们以某种方式破坏了她的联系，让她的虫群四散开去而变得毫无用处，会发生些什么？“断角。”她说，“我有事情交给你做。”

她把手放在他的头上，就在那么一瞬间，她分裂出自己的意志，把她的指示直接送到他的脑海里。她能感觉到他毫无抵抗地全盘接收了。

她低头看着他，暂时得以从虫群中抽离出来。这就是区别所在。他可以按她的意愿行事，不用非要她用命令强逼。这只跳虫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他想要取悦她的愿望。

凯瑞甘皱起了眉头。她迅速回到她的虫群中，并把“断角”派入了大楼。然后她观察着他的行动，那些行为可不是她让他做的，也不是她要求他做的：他打碎窗户进入了大楼，在明亮的废弃办公室里嗅来嗅去。计算机里仍然闪烁着可信的信息，办公人员过于惊慌失措，没能妥善地进行加密处理。

她笑了。正如她所愿。

只消一个念头，她指挥着她的虫群跳起了毁灭之舞。心念一转，她又看见了“断角”在屏幕间穿行时所看到的東西，光在她的脑海深处闪烁着。“断角”不知疲倦地撕碎了墙壁和紧闭的门。

然后他找到了：一个名字。一张地图。

凯瑞甘听到一声喊叫。人类士兵集结成一支军事车队，在空荡的道路上疾驰而来。随着一阵刺耳的刹车声，车队在大楼前停下。

“断角”还在楼里面，眼睛盯着屏幕。

快走！她一边返回利维坦一边向他大声喊道。

她可以看到他的动作，既紧张又困惑。他开始沿着来时的路大步返回，她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但接着他又转身，朝计算机跑去。

不！她以更强的力量发号施令。撤回。

他转过身来，但这座建筑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奇怪迷宫。透过他的视线，她看到了人类士兵。然后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她知道他回不来了。

# 机密信息

通讯 ID 312310

帝国国家安全中心来自菲莉帕·布罗赫斯特发送至内

森·伦斯基的安全传输

过去两天我一直在研究跳虫的大脑系统。所有的手术过程和直接观察都由我亲自上阵，受试者没有死亡。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受试者拥有情绪能力。

跳虫拥有的是主巢心智。它们无法作为单一的个体运作。我们的技术就是基于这个原则。由于异虫受试者可以独立运作，而且据我所知，它还可以自主选择在更大虫群中的独立运作程度，那么当我们将装置放置在它的神经系统中时，自然就完全无法按程序运行了。

我建议挑选另一名受试者继续进行“盲魔行动”，而受试者 20983 则交由我做进一步研究。

布罗赫斯特通话结束。

###

机密信息

通讯 ID 312310

帝国国家安全中心来自内森·伦斯基发送至菲莉帕·布罗

赫斯特的安全传输

菲利帕，我们砸下血本不是为了让你沉溺于你那“科学怪人”的幻想中的。受试者 20983 是泰伦帝国的财产。你在[密文]上的工作也是泰伦帝国的财产。你得按要求完成“盲魔行动”，并且继续使用该受试者。

伦斯基通话结束。

###

机密信息

通讯 ID 312310

帝国国家安全中心来自菲莉帕·布罗赫斯特发送至

[密文]的安全传输

内森，你简直愚蠢至极。你不明白我现在手中拥有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对它的研究能给帝国带来什么吗？

布罗赫斯特通话结束。



###

通讯 ID 312310

帝国国家安全中心来自内森·伦斯基发送至菲莉帕·布罗

赫斯特的安全传输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菲利普。命令由[密文]直接下达。

请按照指示继续完成“盲魔行动”。

伦斯基通话结束。

#

“断角”蜷缩在光亮的房间里，对他残破身体上的疼痛感到麻木。然后他想起来了。

他想起刀锋女王的利维坦神经中枢里那柔软的弯曲空间，那里曾经是她与她的顾问们进行交流的地方。他听着她那嗡嗡的声音，专注于他们之间的联系发出的轻敲响动。然后他就明白了。

他明白了很多事情。

他明白了对付这类猎物以量取胜很重要。那就是虫群的优势所在。他明白了可以通过分散注意力来欺骗他们，然后伺机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

他也明白，在这个可怕的地方，这些生物是虫群，而他才是猎物。他明白情况对他不利。

他看到了墙上的那只“断角”，脸上和身体上布满了发炎的暗色伤疤，他的左侧镰状肢成了结痂的残肢。比这些更糟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伤，那些当假女王剝出他的思想碎片、割裂他与刀锋女王的联系时所留下的疤痕。

他已经支离破碎。但他会证明自己的。他会证明自己仍然配得上刀锋女王。

他已经不再抵抗来自假女王的诡异命令，尽管这让他胃里一阵恶心地翻腾。但如果他反抗，这些生物就会用寒光照射他。一旦被冻住了，他就无法进攻。

于是他乖顺地走到这些生物想让他去的地方，滑进他们向他射出灼热火花和疼痛光芒的陷阱里。他没有攻击他们。他由着自己的身体做出违逆本心的行动。

他们不再使用寒光了。

最终，他的耐心得到了回报。他房间里的墙滑开了，通向切割之地。他的脑袋嗡嗡作响，强迫自己走进去，爬到切割板上。

他缓步前进。人类紧盯着他，半掩着脸。假女王站在厚板旁边等着他，台子上摆着长长的银爪。

“断角”停在厚板旁，抬头看着她。她歪着头，说了些什么。他再也无法理解她说的话了；那顶能使她模仿刀锋女王说话方式的白帽子已经被弃置不用了。

但是他依然能从她那里接收到指令，一股想要跳上厚板的冲动油然而起。他顺从了这冲动，跳到厚板上，金属凹痕就在他脚下。一些人类猛地往后撤，但假女王平视着他，一动不动。

他的眼睛扫视着房间。这群人站位分散而且手无寸铁。没有爪子。他只期盼寒光无法在切割之地起效。

一种想躺下的冲动在他的全身涌动。这一次，他无视了。

假女王说了些什么，她的声音很尖锐。他甩了甩脑袋，看着她。

她后退了一步。

然后他跳下了厚板，强忍着拒绝她命令的痛苦。他猛扑向最近的猎物，利爪轻易地就穿透了闪闪发光的织物。鲜血喷涌而出。

这些生物突然尖叫起来。

他向前冲着，依靠本能在前进，疯狂而不受控制。随着滚烫的鲜血四溅开来，他咆哮尖叫着，对任何移动的物体发动猛击。这或与虫群并肩作战不同，他孤立无援，状态也不稳定。

他踩在溅出的血上滑了一下，在地板上侧翻过去，撞上一个巨大的金属物体，然后他将它撕裂开来，拉出它那闪闪发光的内脏。房间立刻变暗，随后被一片红色烟雾和尖啸警报淹没。剩下的人群用爪子拍打着墙

壁，“断角”朝他们扑去，先把脚扯掉，然后撕了又撕，最后屋里只剩下遍地断肢和墙上的血迹。

一个微弱而扭曲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

“让我们看看这样是否行得通。”假女王说道。

“断角”在血泊中踉跄前行。他转过来。行不通的。他孑然一身地想。

“扫描仪坏了——不，不，不。该死！”

“断角”怒吼着，砰地一声撞在墙上，整个房间都在颤抖。

然后墙上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正方形。假女王凝视着他，脸上带有血痕，白色的帽子歪戴在头上。

“你骗了我们。”她说，“你装作植入物起效的样子！”她摇了摇头，眼中闪着惊恐的光芒，“那怎么可——”

“断角”狂怒地冲向她。但在攻击时，他猛地撞上了一个坚硬的东西，被击倒在地。

“这说明你很聪明。”她说，“聪明过头了。”她张开嘴，露出了牙齿，“我们可以沟通。我们可以达成——达成协议。”

他再次扑向她，用尽全力去推。这一次，他对那堵屏障有所准备，于是被弹回时平稳落地。他又跳了起来。再试一次。假女王在和他说话，但是她的叽喳声在他的怒火中变得模糊不清。

这时屏障破裂了。

“断角”和假女王都盯着它，那条将她一分为二的细线。她目瞪口呆地看着它，然后看向他。

再然后她就消失了。

他怒吼着跳了起来，当他猛冲进另一间更小更陌生的房间时，屏障碎成了一千只利爪，在他身体上抓挠着。空气中弥漫着恐惧的气味。

出现了一个开口。他穿过它，进入了一个狭窄而幽暗的走廊。有动静一闪而过，就在前方。

他跑了过去。

当他毫无目标地角落里冲撞时，假女王的那股恶臭向他飘来，仇恨伴随着一股热浪从他身上升起。这时——

那位假女王。就在前面。她向后看了一眼，眼睛里充满了惊恐。

战斗的狂热淹没了他，他一股劲儿冲上前去。假女王猛敲着墙壁，把她的爪子按在金属上。一个开口出现了。

他纵身一跃——

落地踩在了她的背上，将她按进柔软的地面。他攻击、撕咬、抓扯着，把她撕成闪闪发光的红丝带。他必须摧毁她的虫群。还有其他人；他在切割之地里杀的那些远远不够。如果他能杀死假女王，那么他也能一劳永逸地毁灭这些生物。

但最终，没剩下什么东西可以被摧毁了。“断角”踉跄地离开了假女王的遗骸，兴奋而满足。他伸展开来，尝试与刀锋女王建立联系——

但是什么也没有触碰到。只有一如既往的空虚。即使是胜利也不能使他回到虫群中。

他坐下来，第一次打量着周遭的环境：他身处旷野，在一片广袤的岩石平原上，泥土黝黑而稀疏。星星在头顶旋转，形成漩涡和条纹，这让他想起了刀锋女王，她那双明亮的眼睛。

她就在那里，和她利维坦腹中的虫群一起航行。

他坐在冰冷的地上，看着天上的星星。起初他很平静，但随后他的胸口生出一种挤压感，喉咙深处有一股奇怪的灼烧味。困惑在他内心涌起，但当他试图移动、逃跑时，他的视线就被黑点所沾染了。挤压感越来越重。他把爪子伸进岩石里。

眼前的黑点越来越大，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

#

凯瑞甘站在神经中枢里。安德拉在她脚下燃烧，绿色的地表点缀着黑烟和红焰。

她抛弃了他。“断角”。让他代替她去死。

她认为自己应该感到内疚，但她却没有。她的胸口只有一种奇怪的麻木感。空虚。曾经存在于胸口的东西现在不复存在了。也许是某种特别的东西。也许不是。

在安德拉的地表，成千上万的跳虫协力前行，将人类文明撕得粉碎。成千上万的跳虫都会死去，但她还是会带着她想要的信息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它们是虫群。它们自身并非完整的生物。

没有理由为整体的某一块碎片而哀悼。既然有数以千计的其它碎片可以前仆后继地来填补空缺，又何必为它们耗心费神。

然而她一直凝视着安德拉上的火焰，还是想起了“断角”这个名字。

\* \* \*

作者：Cassandra Clarke 编辑：Chloe Fraboni 出品人：Brianne Messina 背景顾问：Madi Buckingham, Sean Copeland 创意顾问：Jeff Chamberlain, Kevin Dong, George Krstic, Ryan Quinn, Ryan Schutter 翻译：Viola Liu, Carl Chen 特别鸣谢：Thomas Floeter, Martin Frost, Felice Huang, Chungwoon Jung, Jaclyn Lo, Alexey Pyatikhatka, YuSian Tan